

花言峭语



再动荡也是绿洲



继成都演唱会后,歌手老狼的北京演唱会“时光流转”又开票了,演唱会的票几乎是秒光,固然是因为一年多时间看不了演出,大家都患上演出饥渴症,但凡是上水准的演唱会,门票都是秒光,却也是因为,那是老狼。

如果用“一出生就苍老”来形容老狼,似乎再恰当不过,在他的青年阶段,在他的听众的青年阶段,他唱的是怀旧,似乎在他二十岁的时候,就已经怀着四十岁怅望少时的心绪,从《校园民谣》到《青春无悔》《恋恋风尘》《晴朗》再到《北京的冬天》,都是这样,我们那一代人,似乎少年的时候就老了,老了以后也没怎么老,但一条惆怅的月色路却已经走出来了。

而在老狼目前的最后一张专辑《北京的冬天》上市的时候,宣传点就是展现四十岁男人的心绪,“向白衣飘飘的年代告别”。捏着一把汗听完,依然动心,现在再听,也还是这样。因为他二十岁的时候像四十岁,四十岁的时候也还像四十岁。

“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”、“过去的朋友”、“分手那年”、“列车”、“重逢”,照旧和《恋恋风尘》《晴朗》一样,出现在各个角落里,像一张撒了一地的黑白照片,带着北方冬天烧树叶子的烟雾的味道一起袭来,也难怪,十首歌里,有四首都是老歌,《情人劫》(原名《在劫难逃》)是叶蓓的歌,《弄错的车站》来自钟立风,《想把我唱给你听》的合唱版在网上也已流传了些时日,标题曲《北京的冬天》更是出自1995年的郁冬专辑《露天电影院》,曲龄已经在十二年以上。如此看来,怀旧是难免的,而只要他一怀旧,我们就放下了半颗心。

怀旧好不好呢?以前觉得不好,现在知道那是极好的。所以,一听到自己一直喜欢的歌手要改变风格,要与时俱进,要加入时尚的元素,就坐立不安,生怕他们一个不小心,搞得面目全非,既没有向前走,也回不到过去,像涂脂抹粉的满清遗少,打扮停当满心欢喜地准备去往新世纪,却卡在了时光机器里,成了“幽灵人间”,同时吓坏了新人类和老拥趸,十分十分尴尬。

而到了一定年龄,终于知道了,人一生虽然漫长,却也固执,也忠诚,一辈子只能有一段情,只能唱一种歌,只能看一种电影,只能写一种东西,或许也能适应其它,驾驭其它,但终究逃不脱那个母本,千变万化都是一张脸,一首歌,一段情,一种人生,一场百转千回的少年心气,一辈子下来,唱的都是同一首歌,写的都是同一篇文章,同一本书,与其改得文不对题,不如顺其自然,一直“这么这么的”下去。所有想要为所有时代的所有人唱歌,让所有时代所有人喜欢的念头,其实都是妄念,坠入这种妄念的人,都无比辛苦,也从来徒劳。

对于某个歌手的听众,某个作家的读者来说,他们要的偶像,或者时代代表人物,其实也不是想象中的千面英雄——在约瑟夫·坎贝尔的理论体系里,所谓千面英雄其实只有一个原始版本,每个生于某个时代的人,要的也只是那个属于自己时代的原始版本。那个原始版本,早就和自己浑然一体了,既是产品,也是生产者。

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已经经历过世界的剧烈变化的男女来说,我们想要的,可能并不是精神世界里所依赖的那些事物的变化,而是在剧烈的动荡中,一块相对静止的、可供参照的绿洲。动荡之中,仍有静止的绿洲,供我们寄托另一种妄念,人生就不那么艰难了。

所以,旧时代的歌手、作家,乃至所有的代表人物,他们的生命力有多长呢?我们的生命有多长,他们的歌,他们的文字,生命就有多长,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一旦明白了这点,再无焦虑,也再无过时的担忧。

韩松落
作家

早闻狄声

“绝望的文盲”,无疑是整个2月最热闹的一场大讨论。一段电影路演时演员答不上问题的视频,让各路粉丝风风火火地吵了好几轮架,从怒不可遏地认为偶像被“恶意剪辑”,到明里暗里地指责对家的偶像才是“真文盲”,激烈交锋看得人哭笑不得。最热闹时,这场讨论还多少影响了正在进行的艺考。人们开始分析表演类专业考生的高考文化课分数线该怎么定,仿佛提高了分数线,未来的演员群体就能腹有诗书气自华。

最初,我对这场讨论是有些错愕的:口才或学历,如何能与明星的业务能力挂钩?须知圈内从来不乏寡言少语但能力出众的好演员,也根本不缺嘴上天花乱坠实际表现惨不忍睹的浮夸之辈。写上万字的角色分析小论文,演得不到位,观众照样不认可;对剧本毫无概念的素人演员,被放在了合适的情境中,也可能绽放出比专业演员更加生动、惊艳的表演。

就连那段被群嘲的路演视频,我都曾隐隐约约地同情过当事人的词穷。一部电影的路演

钱眼识人

近期,关于女性遭遇网暴的话题再度成为公众焦点,有一个女演员戴上粉红色假发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,呼吁勇气,善意与监管,去对抗压垮被诽谤者身上的谣言,这个女演员就是张静初。

实际上她也并非只在近期发声,刚进入2023年的第一个月份,她就直接说:愿我所经受的侮辱和伤害,你不用经历。事情是这样的,她打了人生中的第一场官司并且胜诉,对方是为了流量不惜造谣的营销号。令人唏嘘的是,作为当事人的她主动站在镜头前将自己的内心表露出来。一个有为数不少代表作,值得给予空间成长、酝酿出更佳状态的华语电影女演员,在民间被提起的不是角色,而是一段段芝麻烂谷子的传闻,无论是为自己,还是为受害者深刻共情并有所行动,张静初的举动让我想起让她一炮而红的作品,就是第五代御用摄影师顾长卫的导演处女作《孔雀》。

张静初出演姐姐高卫红,这部电影是有中国时代烙印的“西西里美丽传说”,一个在观念保守、封闭的小城危险地放飞自己理想主义情怀的女青年。导演为她安排的,最写意的一场

情人看剑

《流浪地球2》路演时,吴京被问到:如果电影拍下一部,他饰演的刘培强该如何复活。如你所知,刘培强最后驾驶着空间站撞向了木星。现场有人作答:数字生命!“血肉苦弱,机械飞升”,这是一种解决方案。环顾四围,与之相关的人工智能、数字孪生、量子计算等已经登上历史舞台,前一阵马斯克还宣布即将给人类大脑植入芯片,科幻电影里的未来场景并不遥远。

科技冰冷,大众想象的人脑芯片可能很有人情味,比如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学业,直接把知识输入大脑就行了,再也不会出现记忆缺失与历史断裂。给人脑植入芯片,早也出现在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

比“文盲”更可怕的

往往需要在好几个城市连轴转,演员一天内被问上十来遍“你对这个角色怎么理解”是家常便饭。如此周而复始地说了又说,再多的热情都可能被损耗殆尽。我甚至想,粉丝的委屈都是可以理解的——只凭一个回答就论证明星没文化、不懂角色,公平吗?

但换个角度想,理解了,就应该认同吗?我理解明星的词穷,谁理解采访者“无米下锅”的苦恼?我理解重复回答的厌烦,谁理解普通人工作中无法跳脱的重复和疲惫?我理解外界会放大明星身上的瑕疵,谁理解大部分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地被审视,一点错都不敢犯?对明星而言,录一首歌曲、演一段戏都可能要经过十几遍甚至几十遍的排练,宣传期提前做好准备,好好回答几个程式化的问题,当真只是基本的自我修养罢了。

毫不客气地说,这些年大众对明星的要求早已是退无可退:台词功力一般般,剧情合格就可以;表演水平有点糟,上综艺转转也不错;连综艺都表现平平的话,那就多拍点好看的造型大

不止她是“孔雀”

戏就是骑着自行车在小城的“主干道”上骑自行车放降落伞,她使劲儿蹬着,淡蓝色的布伞被风涨开,实现了离地不远的飞行,聊以慰藉,像姐姐经不起推敲的爱情、出走的野望。

但姐姐哪怕使出吃奶的劲儿,从小城旁观者来看不但没有“飞”起来,反而因为激情涨红的少女脸庞,像发痴的疯子。

导演选孔雀这个名字,是基于那个年代去简陋动物园看到的尴尬场景:孔雀爱美,但更容易受到惊吓,所谓开屏,张开炫彩的羽翼只是理想的状态,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种禽鸟张皇失措的迷走,让人记住的是不怎么雅观的身体。顾长卫说电影是讲理想的重生,但重生就意味着一定要幻灭。一个女青年过于文艺就是一种原罪,她选择了与环境对抗。姐姐不应该沉醉于手风琴而忘记烧开水,是笨拙;她不该跟男性拉起手跳舞,哪怕音乐是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,是放纵;她不该爱上不可能驻足,只会远飞的伞兵,还要死守他留下的信物,拒绝家人“善意的打捞”,是痴癫。姐姐不对,是永远不能体面、优雅开屏的孔雀。片中弟弟说,反正孔雀在冬天也是不开屏的。

电影《孔雀》不仅是姐姐身处舆论环境的

片吧,只要别塌房就行!至于宣传采访,大众从未指望明星能有怎样的妙语连珠,不过是希望看到一份基本的用心,而不是变本加厉的糊弄。

不糊弄、认真地完成一份工作,很难吗?再好脾气的路人,看够了皇帝的新装,也是要发牢骚的。曾经我们追星,是寄托希望,希望从明星身上看到努力就能获得成功,看到优秀能得到褒奖,看到认真、诚恳、正直等等一切美德的意义。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明星,是愚蠢被形容为清澈,没礼貌被吹捧成真性情,业务能力平平却依然被保护得完美妥帖,高高在上。

明星这份职业的美好与尊严,靠的是好作品、好口碑、好人品。“绝望的文盲”引发的嘲讽,远不仅仅是一个或几个明星的困扰,而是整个行业都应该胆战心惊的:大众已经失望至此,谁还要为你们的傲慢和懈怠买单?

曹原秋
媒体人

隐喻,也可以看成女性困境的隐喻,包括被谣言中伤的张静初,还有那位把头发染成粉红色而遭遇网暴的少女。从个人的理解来说,我又不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女性主义话题,依然拿电影来说,《孔雀》之后,顾长卫拍了《立春》,蒋雯丽塑造的王彩玲其实是中年的姐姐,“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,根本什么也没发生,我就很失望,好像错过了什么。”在这部电影里,还有不识时务,做白日梦的黄四宝、迷恋芭蕾舞、被视为奇葩的胡老师等人,相信如果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,这就是一个被误解,感受重压的群像,他们都是被围观,被指指点点的孔雀。当一个人的表达和行为模式是违背了僵化、刻板的标准甚至触发了隐秘的敌意时,这个人的性别只是理由,而不是原因,我们所要关注的永远是善意如何被稀释,包容如何被迫缺席。动物园的孔雀,最大的悲剧不在于开屏与否,而在于它一开始就被囚禁在猎奇、挑衅的目光里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如果脑中的橡皮擦消失了

科幻影视剧里。1990年香港电影《黑猫》里,梁琤饰演的一位女子就被植入芯片,训练成了杀手。有人说电影是抄袭了吕克·贝松的《尼基塔》,故事如出一辙,主人公经过科学改造,才有了超越人类的冷酷无情。在美剧《人生切割术》里,也是通过类似手段,把员工上班时与下班后的记忆进行切割。技术背后的惊天阴谋,叫人毛骨悚然。

首先可以解决的是阿茨海默症与精神分裂症,这是马斯克公布的设想。脑中的橡皮擦不复存在,这类悲情故事也将随之翻篇。老实说,关于阿茨海默症题材的国外影视剧已经不少,近年国内编剧们也开始染指,影视创投会上凡涉及老年题材的项目,大多有这一顽疾阴魂不散,找回记忆似乎成了中国老人首当其冲的难题。

对于演员来说,恐怕也是一大福音。打个比方,记得有人说有些演员常年混迹于剧组,每天戏拍完没事就是喝酒,喝坏了脑子,以致现场背不出台词。有人不背台词是要大牌、不敬业,有人完全是因为废掉了。未来植入芯片,别说背台词,就是背康熙字典也

不在话下。当然这是玩笑话,更重要的是,大脑扩容之后,更多伦理问题将接踵而至。卡梅隆说,伟大的科幻电影讲的都是技术出了问题,或是科学出了问题。其实也是对未来的忧思与警示。

越来越多人担忧世界的下一个主宰会不会是AI,也有人认为是杞人忧天。马斯克希望实现的是人脑和AI“共生”,人机协同就是对抗AI、保护人类安全的一种方式。如果有一个机会放在面前,要不要植入芯片,最终则是取决于一个人对于人性、生命意义以及自我的认知。

“最重要的是,要诚实对待自己。”上野千鹤子对于女性的提醒,同样适用于全人类。这话也是《卧虎藏龙》里俞秀莲留给玉娇龙的遗言,字字千金。上野说,要“在每个方面扪心自问,问到最后肯定都能搞清楚,关键是不能糊弄自己。”

长风新
媒体人